

27.04

成
启
宇

92

回忆成启宇先生专辑

石阡文史资料 第七辑

石阡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成启宇先生遗像

因本人需自己料理之瑣事繁多，
參議員一席不能擔任，特此
請辭，謹上

石阡縣參議會

吳議長暨諸位參議員公鑑。

成啟宇

廿二日

成啟宇先生手迹

目 录

成启宇先生生平事迹简介	贵州大学图书馆	(1)
成启宇先生传略	陈绍禹	(3)
挽联选刊	李显光等	(7)
我与成启宇先生共事卅四年	杨作新	(8)
缅怀成启宇先生	史可資	(14)
回忆成启宇先生	邓德生	(18)
我们失去了一个为文博工作办实事的老同志		
	刘 锦 张宗屏	(21)
成启宇先生在铜仁工作的日子里	曾家骏	(27)
在铜仁专区协商会的经历		(27)
成先生勤政爱民		(37)
良师。严师	王廷珍	(47)
名扬石阡 名出石阡	成鍾岗	(50)
一生正气 两袖清风	陈昌繁	(55)
回忆成启宇先生二、三事	王廷琛	(61)
无私奉献者 家乡楷模人	杨光万	(66)
我的怀念	张宗洋	(70)
成启宇先生的教诲	蔡正国	(73)
我对成启宇先生关心《石阡县志》的回忆	杨军昌	(76)
成副县长陪熊老红军视察荆竹农场记	桂宗儒	(81)
成启宇先生二、三事	夏良珍	(85)
青年的良师	曾家骏	(89)

忆我与启宇	郭登敖	(97)
忆吾师成启宇先生	罗贤模	(99)
缅怀成启宇校长	罗平	(101)
忆成启宇先生二、三事	王廷华	(105)
成校长关心我的婚姻大事	董佑忠	(108)
临危不惧	陈绍炳	(110)
忆成启宇先生的二、三事	彭正义	(111)
回忆成启宇先生片断	刘廷学	(114)
缅怀成启宇先生	杜先学	(117)
回忆成启宇先生二、三事	李仲孝	(125)
回忆成启宇先生	孙其位	(126)
成先生和群众在一起	罗明璋	(129)
成启宇先生生前往事的点滴回忆	丁任德	(131)
回忆成启宇先生的几件往事	陈绍汉 陈绍禹	(133)
“已立立人”	卢万选	(137)
怀念成启宇先生	王仁渊	(139)
捐资办学 无私奉献	陈绍禹	(141)

成启宇先生生平事迹简介

原贵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第二、三、四届贵州省政协委员、第五届省政协常委、省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成启宇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九日十一时不幸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成启宇先生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八日生，一九三三年七月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一九三三年八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广西、北京、贵阳等地任教。一九四〇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回石阡下屯创办行健小学后任石阡中学校长。解放后先后任石阡第一区区长、石阡中学校长、石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铜仁专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一九五六年六月至一九六〇年在原贵州民族学院任预科主任，一九六〇年九月至一九八三年任贵州大学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一九八六年六月退休。成启宇先生数十年为贵州培养人才孜孜不倦，至今已是桃李满天下；到图书馆工作后，他努力钻研图书馆学业务，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兴利除弊，为贵州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和兴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成启宇先生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他念念不忘石阡县的父老兄弟，关心石阡县的建设，为石阡县捐赠图书，对家乡的生产建设提出各种建议，希望石阡县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得更加繁荣。

成启宇先生治学严谨，博闻强记，严于律己，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生活俭朴，维护大局，不计个人名利。他的这些高尚品德赢得了师生们深深的尊敬。

成启宇先生和我们永别了，我们为失去一位深受人尊敬的老师和领导而悲痛。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成启宇先生告别。我们向成启宇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成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尚精神，学习他大公无私积极工作的崇高品德，以培养更多的合格专门人才的实际行动来缅怀和悼念成启宇先生。

成启宇先生，安息吧！

贵州大学图书馆供稿

成启宇先生传略

陈绍禹

成启宇先生，公元一九〇六年（前清丙午）十二月，出生于石阡县下屯一个书香而较富有的家庭，一九八九年病逝于石阡龙川区医院，享年八十三岁。

成启宇先生自幼勤奋好学，品学兼优，乐于助人。初入本屯私塾，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离家到思南塘头读高等小学，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赴省城贵阳就读于贵州政法学校。毕业后，继到北平，经两年补习，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正式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学成后，开始从教生涯。奔走于平、桂、川、黔等地。

一九三三年八月至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广西桂林中学任教一年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任南宁博物馆社会部主任。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复任教于桂林中学高中部。一九三六年九月，应邀北上，在北平私立大中中学任教，后转回贵州。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在贵阳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私立大中中学迁到四川成都，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一月的两年时间里，又受聘在成都的私立大中中学任教。

这些年，他人在外地，心在家乡，城市生活留不住他，毅然于一九四〇年春回到家乡下屯，一心想为家乡人民办些好事。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石阡教育之落后，乡村青少年难入学的情景，决定创办私立行健小学。

成先生家道较富有，父亲早逝，全靠与人为善、贤和谦让的母亲持家。在当时，贫困人家向其求援者，无不乐于周济，他开导母亲，征得母亲同意，捐资与下屯观音阁、玉皇阁的庙产作整个办学经费，此举得到当地人士的赞同。经过一九四〇年的筹建，学校于一九四一年春季招生，在乡村办起了石阡有史以来的第一所规模较大的私立行健小学。学校师资由他选聘，本人不兼课，全力从事建校、后勤、教学指导等工作。

石阡中学是石阡的最高学府，开创于二十年代中期。一九四五年一月前的校长是外籍人，由于治学无方，学校声誉日降，教学质量低下，在几乎不可收拾的情况下，为拯救石阡教育，受县内知名人士邀请，政府任命，先生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出任石阡中学校长。

成先生治学严谨，注重学生真实成绩。赴任后，根据学校存在问题，着手抓了两件大事。一面从教育质量入手，根据各年级学生成绩差距过大的实际，统一命题进行甄别试验。凡成绩不合格者，一律往下压级（即从初三压到初二，初二压到初一），刚进入初一年级学生成绩不合格又无级可压者，则办预备班，补习小学课程，半年后，再视其成绩正式升入初中一年级。在抓教学质量的同时，亲自抓组织纪律的整顿。他每周亲自主持纪念周，对学生进行抗日宣传，痛斥贪官污吏。对学生注重正面纪律教育、前途教育，循循善诱，严加管教，赏罚分明。建立各种规章制度，身体力行，师生共同遵守，学校秩序很快走入正轨。为转变石中校风，成先生付出了大量心血。一九四六年元月辞去校长职务，回乡继续着力办小学。同年被选为县参议员。

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年时间里，他除将主要精力用于办学外，其间也参与一些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他体察民情，伸张正义，不畏强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办过许多好事。

当时，石阡田粮处在龙洞设有征收点，一年征收田粮除大斗进小斗出外，还趁农民上粮之机，大发混财。历来农民上粮都是晒干扬净的好谷，征收处却百般刁难，一律还要放进风簸，拼命将本来颗粒饱满的谷粒打到后仓，进入后仓的好谷，不作纳粮计入，便入了他们的腰包，农民狠不过官府，怨声载道。这事，当然也反映到了成先生那里，他前往龙洞，质问当事人，那后仓的部分，你们为什么不让农民拿走？征收处的人搪塞说，上面吩咐拿作马料。成先生讽刺挖苦地说，噢！原来是这样，那我愿作马吃这份粮食。然后正色地训斥道，今后不准欺压农民，后仓部分是谁家的就归谁，不准卡扣。从此，征收处再也不敢胡作非为。

一九四九年冬，在解放大军过境后，县人民政府未成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止混乱，大新乡一带，成先生与当时的陈绍汉乡长出面召开各保联防会，凡遇土匪骚扰抢劫，鸣锣为号，组织民兵自卫。一天晚上，由龙塘方向窜来一股土匪抢劫新场，当夜立即召集民兵将土匪缉拿归案，对这些人作何处置，经商议，除释放二人外，就地枪决土匪头目五人。这件事震动很大，起到了安定一方的作用。在无政府的情况下，成先生等敢于作出如此果断裁决，真是大快人心。事实证明，那些人当时不处决，人民政府成立后，也不会逃脱法网。

石阡解放后，成先生即投奔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一

一九五〇年三月，随县人民政府撤退到铜仁。在铜仁期间，分配去铜中、师范任教。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任石阡县第一区区长，同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三月，任石阡中学校长，并被选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秘书长，后又选为副县长。一九五二年十月调铜仁行署，先后任交通科、农林科、民政科副科长，同时被选为铜仁县政协副主席、铜仁地区政协副主席。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六〇年八月，调任贵州省民族学院预科主任，一九六〇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退休前，任贵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在贵大期间，被选为省政协常委。

成先生在贵大二十多年，深受师生敬爱。贵大图书馆的管理制度，由他亲手制定，沿用至今没有变动，图书馆的人说，成先生规定的这套制度，完善无缺，还将继续沿用下去。

成先生五十年代初，在石阡中学任校长时，将多年积存的二百五十七册图书捐赠给石中（此书于一九八六年转存石阡县档案馆），抗美援朝期间，曾将全月工资捐献给祖国购买飞机大炮。“文化大革命”时期，虽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仍坚持不懈地看书学习，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从七十年代中期起，每月还向下屯中学（原行健小学）寄去书报费。

成先生是无党派知名人士，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正直，不畏权势，见义勇为。解放前虽家道富有，但自身俭朴，常年身穿粗布衣，夏天脚穿水草鞋，捐资办学，为民分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革命生涯中，他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辛勤工作，鞠躬尽瘁。他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一心为群众，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挽 联 选 刊

(一)

悼亡友成启宇兄

一生正气，半世杏坛，沥血呕心育桃李
两袖清风，几橱黄卷，粗衣淡饭乐诗书

李显光敬挽

(二)

爱党爱国执宏图恪尽职守高风亮节
从教从政育新人不忘桑梓德望永存

(贵州大学)

(三)

一生正气贯日月成公哪里会死
呕心沥血为乡梓先生无愧永生

(石阡)

(四)

生于石阡卒于石阡石阡山河有公正气
热爱教育致于教育教育兴盛告慰英灵

(石阡)

编者注：以上挽联，除李显光同志所作系据原稿刊印外，余皆按抄件付排，因缺原稿校核，盖有传讹，亦未便修改。望作者、读者指正。

我与成启宇先生共事卅四年

杨 作 新

一九五五年以前，我和成启宇先生互不认识。一九五六年他从铜仁地区调到贵州民族学院担任预科主任时，我在预科担任历史教员兼史、地教研组长，我们俩开始在一起工作。我是湖南新晃人，他是贵州石阡县人，基本上是在一个方向，家乡距离较近，说话语音，口头习俗语，基本相同，在他的领导下，我们一见如故，同时对湘西、黔东铜仁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旧时代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一些正反面人物，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所以两人在一地，很谈得来。他的知识很丰富，非常健谈，每闲聊起来，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无所不包。党总支书记贾磊同志对他的评语是：成主任的话真多，到他办公室坐下来，听他讲话，把你拖住，简直拔不了腿。

一、担任民族学院预科主任：他对教学工作抓得很紧，对教师学生要求都很严。每个教研组教师必须订出各人的教学计划，参加集体备课，写出教案，先进行试教，再经全体教师共同研究，提出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才拿上讲台向学生讲授，课后要对学生进行辅导。认真批改作业，每个学生，除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每人每周要写一篇周记，由兼班主任的教师负责批阅。主任经常抽查，当时预科学生的学习风气很高，学业成绩显著。同时要求每个教师自我进修，并订出进修计划，这对促进教师教学相长是最好的鞭策。总

之，在“教书育人”上，他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实际工作。预科毕业生考入外省重点大学人数不少，凡在北京高等院校毕业留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学生，回来探亲，都要到贵大来看望培育他们的辛勤园丁成主任。

二、担任贵州大学图书馆主任：一九五八年贵州大学在师院重新恢复，一九五九年迁入民族学院与民院合并。预科停止招生，我调往贵大艺术系文化课教研组长兼历史教员，他结束预科最后一班毕业后，一九六〇年秋季调任贵州大学图书馆主任。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艺术系从贵州大学分开成立“贵州艺术专科学校”。我被贵州大学留下，本来转入历史系教课，成先生抢先到教务处对王六生处长说，把我调到图书馆，六一年十月，我们又在一起工作。在这之前，图书和期刊合在一起，由一个出纳口向读者服务，期刊等于废纸大量堆存，没有发挥作用。我到图书馆以后，分配我负责参考咨询工作。要我把这个组建成为教学科研服务的主要部门，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开辟了教师参考室、报刊阅览室、学生综合阅览室、检索工具室。同时为了使期刊资料发挥作用，将期刊从图书中分出，建立中外文期刊库。并将单本书库（图书馆所有藏书品种每种一份成为独立书库），古线装书、特藏书等，都划为教师参考室的辅助书库，以开架半开架、当班借阅等方式，方便教师在教师参考室查阅。为了使全校师生有一个舒适优美的学习阅读环境，成先生积极向学校建议，扩充图书家具设备。经学校批准后，亲自到兄弟院校兄弟馆去参观、取经，吸收别人书架、阅览桌椅等家具的优点，取长补短，回来自己设计更新颖适用图样，亲自到青岩木工厂去订制标准合格、结实耐用的家具（先由木工厂按图样试

制，经鉴定合格后才成批定制），经他亲自定制的一批家具，材料优质，工艺精巧，式样美观，结实耐用，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九十年代）仍然是合格的最好家具。

在藏书建设方面，成先生非常认真，数量质量并重，他常常对同志们说，要认真学习业务，善于识别图书，不能抱残守缺，要主动采访，信息灵通，不断更新，有价值的书刊资料，新的及时购买，残缺的要主动补充配套，力求书刊资料的完整和系统性。新书易买，旧的难配，他亲自带领采购人员到贵阳某旧书摊，发现大批古线装书和《万有文库》，他一下将全部包下来，这批百分之九十是有用的好书，其中有部分是难得的版本。贵大图书馆线装书、特藏书以及解放前的几种大型期刊：《东方杂志》、《国闻周刊》……等原版刊物，有这样的基础，是成先生的功劳。贵大图书馆在成先生苦心建设，欣欣向荣，正在发挥它为教学科研服务和后勤作用，前途展现着无限希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给图书馆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开始，首先拿图书馆开刀，说图书馆是搞“封、资、修”的“黑窝”，作为重点来整。说“以成启宇为首的，杨某和史某是搞‘封、资、修’的三家村”，揪出进行残酷地斗争外，接着派当时的政训班一百多学员到图书馆查剿“封、资、修”。把所有的中文图书全部造翻，凡是历史及古典文学艺术、文言文、古汉语书籍列为“封”，资版及翻译的外国古今名著等书列为“资”，凡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出版的书列为“修”，这些书通通从书架上取下摔在角落及空房子里，乱七八糟成一堆废纸，架上空荡荡只剩几本马列经典著作及毛泽东选集。期刊库也

一样造翻，凡是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通通是“反动权威的文章”（右派分子更不用说），通通堆重起来倒架。图书馆其他人员被解散，有的靠边站，有的参加造反派。图书馆被封闲起来。

接着就是“兵管”（红卫兵管）。兵管期间，等于“兵分”。红卫兵驻在图书馆，就自由在书堆里去各取所需，外文图书，因政训班学员都是全省各地送来培训的学员，不懂外文，没有遭难，但“红卫兵”是外语系的学生，懂得外语，所以在“兵管”期间，外文图书损失也不少。成先生费尽心血，领导全馆同志们建立起来的基业，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损失无法估计。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先生被残酷的批斗，受尽人身攻击。其间，我们俩一直在一起成为难友。在“五七”干校同劳动，送到惠水搞“斗、批、改”也在一起。他比我年长八岁，当时他将接近六十岁了。他身体很好，能吃苦，他从小虽没有搞过农业劳动，气力很大，两手能提走百十斤重的东西。到惠水我们参加农民一起劳动，割麦子，他负责搬运集中。平田挖土，大块的泥土，他用手抱，农民以他年纪大，劝他休息，可他总是不停的干。我们两人，住在一家农民的厢房楼上，下面是牛圈，夏天蚊子又多，他没蚊帐，我说我们两人用我的蚊帐盖头，用被子盖脚，蚊子就咬不着，他硬是不肯盖，我担心他被蚊子咬，害起病来怎么办，可他一晚到亮，睡得很熟，没听他打过蚊子，我佩服他身体的抵抗力。后来康家伟同志（原民院预科历史教员），送我一瓶从北京买来的蚊子油，只要擦一点在头上，蚊子就不敢来，从此每晚睡觉时，我们都在头上擦一点，的确，一个夏天过去，

楼上没有蚊子来，康家伟同志做了一件好事。

他长时间是一个人生活，四清运动时期，他将爱人田群芝同志和两个孩子都送回老家，开始一个人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五七”干校和到惠水斗批改，和我们一起过集体生活，但没有亲人来看望过他。从林彪、“四人帮”垮台之后，回到学校恢复工作仍是一个人。宿舍距离食堂很远，自己又没升火，又是住在二楼，每天三顿饭到食堂吃，早上吃早餐时，背一个大藤篮，里面装两只热水瓶（五磅十磅各一个），顺便去开水房打一天饮用和洗理的水。十多斤重，挂在肩上，漫步小心地走到食堂，吃完饭，打水背回来，长年如一日，成老生活是够苦的了，别人都担心怕他摔倒，特别是冬季冷冻天气。他这样一个人孤零零地过了十多年日子。

“四人帮”垮台之后，但余毒未消，对老知识分子仍然歧视。在没有恢复他图书馆领导之前，每天到图书馆打杂——整理旧报纸，写写封面。七九年以后，恢复了馆领导职务，学校领导才把他的宿舍迁到靠近厨房的地方，把家属接回学校，生活才重新得到照顾。

成先生对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长期粗菜淡饭过日子，我劝他订一份牛奶，他回答是“我不喜欢吃那东西”，劝他每天吃两个鸡蛋，他说“鸡蛋胆固醇多”，他就是这样节约。

他唯一的爱好是买书。新书出来，认为是比较有价值的书在他经济范围允许的情况下，他都买来。他唯一的嗜好也是读书。他的私人藏书不少，他每本书都经过反复阅读，深入钻研，进行批注，他阅读过的书，每篇文章都作了详细的批注，并在评注的旁边划上红线，红线外加黑线，以及圈圈